

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

ZHONGGUO
DANGDAIMINGJIA
CHANGPIANXIAOSHUO
DAIBIAOZUO

蹉跎岁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叶辛



ZHONGGUO
DANGDAIMINGJIA
CHANGPIANXIAOSHUO
DAIBIAOZUO



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

蹉跎岁月

◎

叶

辛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蹉跎岁月/叶辛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7 重印
(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

ISBN 7-02-004598-7

I. 蹉… II. 叶…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8115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王景林

蹉跎岁月

Cuo Tuo Sui Yue

叶 辛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3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 - 20000

ISBN 7-02-004598-7/1·3507

定价 22.00 元

出版说明

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出版过长篇小说选拔本,为了延续这一传统,比较全面地反映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

一、丛书所选作品均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或以厚重见长,或以独特取胜,或曾引起强烈反响,或为读者喜闻乐见。

二、丛书书目以我社“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和“人民文学奖获奖书系”部分作品为基础,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蒐珠集玉。

三、每位作家选其具有标志性的作品一种。

四、此次出版,对所选作品作了文字校勘,部分作品由作者作了修订。

五、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和相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四年五月

—

柯碧舟和杜见春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认识的。

那是一九七〇年的夏天。一个星期日，上海知识青年集体户所有的同学都赶场去了，柯碧舟一个人在家。好不容易有个安静的时候，柯碧舟抓紧时间，在两个箱子叠放起来的“桌”面上，摊开几张纸，写短篇小说《天天如此》。这故事他构思了好久，主人翁又是他最熟悉的一个同学，早就想抽时间写了，可总是没有机会。平常，集体户里很少有个安静的时候，出工回来，有人洗衣服，有人闲聊天，有人哼歌曲，也有人“法拉米、法拉米”地拉二胡，根本别想有个清静。即使逢到赶场天，也是有些人去赶场，有些人留在茅屋里，抽烟、打牌、喝酒，闹得个不亦乐乎。今天不知怎么搞的，知青们像约好了似的，吃过早饭，换上干净衣裤，通统赶场去了。柯碧舟求之不得，待他们一走，就奋笔疾书。

在飞蝉涨潮般的鸣唱声中，柯碧舟仿佛又见到了自己的老同学谢楠康，他分配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日复一日，过的是“天天如此”的生活，枯燥、乏味，静如死水。他想改变这种生活，却总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弱点，自己替自己感到害臊，自己原谅自己，于是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并且常常寻找理由自己安慰自己。

叽喳啁啾的鸟雀声听不见了，涨潮般的蝉鸣停止了，柯碧舟都没知觉，他沉浸在学习创作的喜悦之中，忘记了自身的一切。他的头发足有半寸多长，早该理了，却没想到该去理一理；他赤脚踏在

泥地上，脱下的布鞋浸在脚盆里，没想到去洗一洗。身上打了好几个补钉的沾满泥巴点子的衣裤，本来计划今天脱下洗干净，也给他忘了。只在厚厚的干打垒泥墙上开了一个窗子的茅屋早已暗淡下来，屋内的光线淡弱到仅能辨别白纸上的字迹，他却没有任何知觉。

原来，早晨还是晴朗朗的，此刻，大雨已经下了近半个小时了，雨点子打在集体户外的包谷叶上，“达达”直响，柯碧舟竟然都没听见。直到寨外的山峰巅上扯起一道刺目的火闪，跟着一个惊天动地的急雷“轰隆隆”打响，柯碧舟才被吓得抬起头来，向小窗外望去。

嵌在厚泥墙中间的玻璃窗上，几小股雨水歪歪扭扭淌下来；近处的山坡上，鞭笆杆、丝茅草、芭茅草都被风雨摇曳着、撕扯着，向一边歪倒过去。寨外的田坝里，密织的雨网像笼起了雾。集体户外的屋檐下，屋檐水哗哗地淌到檐沟里去。嘈杂的雨声和流水声太喧闹，柯碧舟的文思被打断了。

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揉揉有点发酸的眼睛，习惯地抬起头来，望着黄泥巴墙上贴着的一张白纸。白纸上，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写着两行遒劲有力的字：“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这两句话，显然是他的座右铭。柯碧舟吸了一口气，正想再埋下头去，耳朵里又听到几下“笃落笃落”的轻响，他立刻又直起腰杆，警觉地望着茅草铺的屋顶。插队落户一年半了，每当下雨时，都是知识青年们焦躁不安的时分，尤其是暗流山区这一带，已经两个多月未下雨了，突然乍一下大雨，茅屋顶非漏不可。果然，他凝神一听，好几个知青帐顶铺的塑料布上，都“滴滴答答”地响起了漏雨声。柯碧舟站起身来，仔细察看，有没有水流如注的现象。还好，春上茅屋顶重新翻盖了一下，雨漏得不像去年那么厉害了。柯碧舟又担忧起围绕茅屋挖的檐沟来了，好久没下雨，檐沟里的枯枝、杂物没细细掏过，水是否被堵塞了，一堵住，水漫上来，浸透泥墙，可要倒塌的呀。他屏息听着那“哗啦啦”的流水声，默默

地点点头，心里说，听声气檐沟还是畅通的。

正在柯碧舟侧耳细听的时候，集体户外传来脚踏泥泞地的“啦啦啦啦”的声音。柯碧舟原来以为那是过路人，并没在意，可没料到，脚步声直响到集体户大门口屋檐下来了，还能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也许是同户的“快脚”苏道诚回来了。

柯碧舟暗忖着，等待大门被推开的声音。但大门并没动。很显然，不是苏道诚回来了，门外站着的，是个雨天时碰到的躲雨人。想到集体户的屋檐很窄，躲不住这么大的风雨，柯碧舟决定去给躲雨人开门，让他进屋来坐一坐。

柯碧舟从男生寝室走到灶屋里，正要去开门，“嘭”一声，门被推开了。柯碧舟吃了一惊，定睛望去，更使他瞠目结舌，不知说什么好。

门口站着一个个儿高高、体形颇长、虎虎有生气的姑娘。她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打湿了，乌黑的头发水淋淋地闪着光，淡蓝色的府绸衬衣，紧贴着微微隆起的胸脯，一条草绿色的裙子，直往地下滴水，黑色的搭扣布鞋和白色的尼龙丝袜，沾满了泥浆点子，湿漉漉地巴在脚上。

姑娘也在打量着屋里的青年：两三个月没理过的头发，一张清瘦黑红的脸，忧郁沉闷。略微往眼窝深处陷去的眼睛，沉思般地瞅着人。他中高个儿，生就一副痴呆相，穿一身脏得姑娘们不能理解的补巴儿衣服，光脚板站在泥地上。一般地来说，五官端正的小伙子都很引人注目，可眼前这个，不但不叫人注目，倒有些怕人。

“为什么不叫我进屋？”姑娘开口了，她的声音清亮悦耳得惊人，柯碧舟感到，集体户的两个女知青，没有一个人的嗓门会像她那样好听，哪怕是一心指望自己当个女高音歌唱家的华雯雯，也不能同她相比。

姑娘的语气咄咄逼人，叫柯碧舟不知如何应付了。他讷讷

地说：

“你进屋坐吧，我正想来开门呢。”

他的声音喑哑低沉，使得姑娘费劲地眨了眨眼睛，才听明白。她清朗朗地一笑，一边信步走进灶屋，一边说：

“我心里是在纳闷呀。看看门，没上锁，屋里好像是有人的。可仄耳听听，奇怪，一点儿声响也没有。你一个人倒真闷得住！还有其他人吗？”

柯碧舟摇摇头。他这会儿听清楚了，姑娘的嗓音恰像金属弹子丢进玻璃杯时响起的声音一样，很动听。

姑娘走到屋中央，随手拉过一条板凳坐下，仰着脸问：“有火吗？你们是烧煤还是烧柴？”

“煮饭是烧煤。”柯碧舟有点醒悟地答着，望了望她湿透了的衣裙，说，“我给你拿柴，烧堆火，你烤烤！”

说着，他转身去墙角拢干柴。

一忽儿工夫，柯碧舟在灶屋中央冬天烤火的灰坑里烧起了一堆火，他烧的火很相宜，不大不小的火焰，红亮亮地燃起来，枯枝干柴，堆得像座小巧的宝塔。

姑娘眨巴着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脸上显出股好奇的神色。看到火烧起来，她愉快地坐在火坑旁，双手扯扯府绸衬衣，随即撩起裙子，拿平了烤着。

柯碧舟陪她坐在离火坑两尺远的地方，暗暗打量着她。这姑娘眉毛不长，淡淡的一个小弧圈，眉毛下一对流光泛彩的眼睛，瞅着什么的时候异常专注凝神，有一股逼人的气势，但并不让人觉得犀利。鼻梁笔挺，嘴唇微厚，抿着嘴角的时候，略略鼓起来。她显得健康、壮实，蓬勃而有生气。红彤彤的脸膛，总是带着点儿笑意，尤其显著的，是她这么微笑的时候，右边嘴角总是透出一缕带有讽刺意味的笑纹。她那结实浑圆的双肩，看得出很有力气。烤着裙子的时候，她不时地抬起眼皮瞥柯碧舟一眼。柯碧舟忽然想到，自

己这样偷偷打量她，是不礼貌的，于是便垂下了眼睑。每当这时候，他消瘦的脸上便呈现出一股郁闷、惆怅的神情，好像阴云遮住了他的脸膛一样。

烤着火，姑娘翻起眼，瞅了他几下，立刻发现了对方滞晦的脸色。她掀动了一下裙子，望着柯碧舟问：

“你在生病吗？”

“没有。”

“那你怎么心事重重的？”

柯碧舟苦笑了一下，不答话。

灶屋的门大开着，豆大的雨点击打在茅屋外的泥地上，溅起泥沫水珠，打湿了两块梓木门板。滂沱大雨仍在继续下着。

裙子先烤干了，姑娘问：“你有扇子吗？”

“有。”柯碧舟去自己床头拿了把黑色的折扇递给她。姑娘打开折扇，瞅了一眼，笑道：

“嗨，你叫柯碧舟。好怪的名字。我叫杜见春，你听说过吗？”

“没有。”

杜见春扇着脸，又问：“你们集体户有几个知青？”

“六个。”

“几个姑娘？”

“两个。”

“两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唐惠娟和华雯雯。”

“嗨，你这个人真叫怪，像个算盘珠珠，拨一拨，动一动；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不能多讲点情况吗？”

柯碧舟摊开一只手：“讲什么？”

“你们四个男知青叫什么名字？”

“我一个；还有一个叫苏道诚，高干子弟；另一个叫王连发，高级职员出身。第四个叫……叫肖永川……”

“那个小偷？”

柯碧舟紧紧地闭一下嘴，点了点头。

“你这人真有点叫我发笑，说那些男生的时候，为什么都要报家庭出身呢？”杜见春“啪达啪达”用劲地打着扇子，爽朗地笑着：“哈哈，我又不是来搞运动的，要排左、中、右，划分阶级阵线。”

柯碧舟的眉梢耸动了一下，闭紧了嘴，不吭气儿。

杜见春察觉到柯碧舟不悦的脸色，不露声色地岔开话题道：

“告诉我，你们六个知青出工勤快吗？队里对你们的印象好不好？去年每个劳动日值好多钱？知识青年能够自给自足吗？业余时间你们干些什么？”

面对杜见春连珠炮似地提出的一串问题，柯碧舟蹙着眉头，右手一个一个顺序拨着左手的手指，一一简短地回答：

“我们都出工。其他人勤快不勤快我不知道，我是天天出工的，除非生病。队里除了对肖永川有点嫌恶，对其他人都好。去年每个劳动日摊到六角，天天劳动，勉强能自给自足。业余时间各干各的事。”

杜见春亮闪闪的目光入神地盯着柯碧舟，仔细听着。见他答完，她又不客气地笑着说：

“你真自私，别人勤快不勤快你会不知道？住在一幢茅屋里嘛。业余时间各干各的，都干些啥呢？”

“串门的，拍马屁的，拉二胡的，抽烟的，翻书的，啥都有。”

“你呢，干些什么？”杜见春的双眼毫不放松地望着他，望得柯碧舟都有些慌神。他回避着她那灼人的眸子，讷讷地说：

“我么，我不干啥……”

“撒谎！星期天你不去赶场，躲在屋里肯定有事。”杜见春尖锐地说：“说，你干些什么？”

“我……我在学习写点东西。”不知怎么搞的，在她审讯般的逼问下，柯碧舟不得不照实说话，可话一出口，他的脸就不好意思地

泛红了。

杜见春两条淡淡的眉毛闪动了一下：“写什么东西？”

“小说。”

“真的吗？”杜见春大感兴趣地扬起双眉，“你倒是真有毅力。写的是什么小说，能给我看看吗？”

柯碧舟的脸涨得绯红绯红，为了掩饰自己的忐忑不安，他伸手拿过几根干柴，支支吾吾地说：

“不能给人看，也不能给你看。我也根本……根本没有写完……加几根干柴，你再烤烤……”

“不用加了。”杜见春收起折扇，友善地说，“看，我的衣裙都干了。这一小点火，烤烤鞋袜足够了。”

柯碧舟忙乱地收起柴，仰起脸来，正望到杜见春那双灼灼撩人的眼睛。她显得坦率、自如，头一次走进集体户，竟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同柯碧舟讲话，也仿佛是相识多年的同学，直爽得惊人。火光的一闪一亮中，她的双颊上喷着两朵红云。光滑红润的额头上，沁着几颗晶莹的汗珠。

柯碧舟移开目光，若有所思地望着屋角落，那儿置放着一只大木桶，一对水桶，这是集体户的公共用具。他站起身，走进男生寝室，打开木箱找出一条崭新的蓝白条毛巾，拿出脸盆，舀了点水说：

“你洗个脸吧！”

杜见春嫣然一笑，显然含有感激的意思，说：“谢谢。你还没请我喝茶呢。”说着，她舔了舔嘴唇。

柯碧舟抬头细瞅，这时才发觉她微厚的嘴唇有点干燥，嘴角边那缕颇具讽刺味的笑纹，那么明显地翘起来。他急忙低下头又去屋里拿出一只搪瓷白茶缸，倒了一杯开水，递给使劲洗脸的杜见春说：

“我没茶叶，你喝白开水吧！”

杜见春嘴角一翘，笑吟吟地直点头：“白开水也很好，谢谢，

谢谢。”

倒了洗脸水，杜见春端起茶缸“咕嘟咕嘟”喝了两大口，粗粗地喘了口气。她显然很渴了。见柯碧舟凝神望着她，她抹抹嘴角，吁了一口气说：

“这水真甜。”

柯碧舟自她进屋后第一次微微笑了。

杜见春发现，面貌粗看有些吓人的柯碧舟微笑的时候，非常动人。她探究般地看着他，用劝解的口吻说：

“有空该洗洗衣服、理个发。你们男生，都是懒鬼。”

柯碧舟的脸红到脖子根，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奇怪的是，被她当面揭了短，他并不恼。相反还诚挚地点了点头。

一阵风吹过，雨显见得小多了，雨点子不像刚才那样“哒哒哒”击着地面直响了，屋檐水也减弱了“哗哗”直流的势头。柯碧舟估摸着，时间近黄昏了。他转身向大门外望望，生怕五个去赶场的知青此刻回到集体户来，看到他和一个姑娘相对坐着，那多尴尬啊！他盼着雨快点停，烤干了衣服的杜见春也该走了。

可杜见春并没想到走，她带着一种年轻姑娘的关切，向前凑凑问：

“告诉我，你是怎么下乡的？”

“我？”柯碧舟怔了一怔，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是要我讲假话，还是真话？”

“当然是真话啰！”杜见春语气中带着绝大的惊异说，“莫非人还愿听假话？”

柯碧舟有些局促不安，他机械地咬了咬牙，声音呆滞干涩地说：

“我是没办法才下乡的……”

“什么什么？”杜见春惊叫起来，锐声呼叫着打断了他的话头，“你不是自觉地上山下乡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的？啊，

你这人真落后，真落后！”

柯碧舟被这两句话刺痛了心，他闭了闭眼睛，微点着头承认道：

“是的，我真落后。是真落后。”

杜见春惊愕地瞪大了一对闪烁发光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柯碧舟，仿佛一眼要看到他心里去。柯碧舟毫不遮掩的回答，显然使得她犯疑了，她放缓了口气，岔开话题说：

“我是积极主动地要求下乡来的。你想想，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如海的红旗，欢送的人流，充满期待的笑脸，改造世界、建设祖国的崇高职责，一代革命青年，能无动于衷吗？能站在时代的潮流之外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一定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用劳动的汗水改造世界观，做新时代的开拓者。把我们年轻的生命这一滴水珠，汇入时代的洪流。所以，尽管我完全有条件留城，我还是到山寨来插队落户了。”

杜见春满以为自己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能打动柯碧舟的心，哪知道柯碧舟半闭着眼睛，在她说话时，接连转身向门外望了两次。

杜见春被他这种轻蔑的态度激怒了，她把茶缸往板凳上重重地一搁，“呼”地一下站起来，说：

“谢谢，我走了。”

柯碧舟这才把眼睛睁大，赞同地说：“雨也已经停了。”

果然，屋檐水已经要隔好久才往下滴一颗水珠了。只是浓黑的乌云仍堆积在空中没有散去，给人一种压抑感，看样子，随时有可能又下起大雨来。

杜见春活到二十二岁，从来没碰到过柯碧舟这样个性的青年人。她几步走到门口，回过头来，重又上下打量了他一下，蓬乱过头的头发，黑瘦的脸盘，悒郁的眼神，打满补丁的衣服，光着一双

脚板。针对他的自甘落后、消极悲观情绪，她真想忿忿地训斥他几句，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下去了。他的举止神态实在有些异样，又有些令人怜悯，她冲到喉咙口的话变成了这么一句：

“你有雨衣吗？借我……”

这一回柯碧舟不但脸涨得通红，还显得很狼狈，有些局促不安，他极不情愿地回答：

“雨衣和伞我都没有。我很穷，对不起。”

杜见春只觉得自己的心抽搐了一下，她一眼也没看他，急促地说：

“那好，我跑快点赶吧！”

话语比急急站起身来时柔和多了。

说完，杜见春冲出了暗流大队湖边生产队的集体户，顺着出寨子的泥泞山路，甩打着双手急跑而去。一路上，她的脚跟溅起无数的泥沫水花。

只一忽儿工夫，她的身影就被那几蓬钓鱼竹遮住了。在柯碧舟的视野里，只看见几座耸立的山峰和一条稀脏的泥路。他无力地倚靠在门框上，颓丧地望着远处，遗憾地自言自语：

“我是不是太冷漠了。她是哪个大队的知青？我甚至也忘记问了，唉！”

二

这一天，擦黑以后又接着下雨。时断时续的雨整整下了一夜，柯碧舟失眠了。

杜见春的形象那么鲜明生动地浮现在他眼前，尤其是她那双看起来异常专注的亮眼睛，更像两团小小的火焰似地烧灼着他的心。奇怪的是，在柯碧舟的心目中一向是晦暗阴冷的集体户，自从杜见春进来以后，竟变得光亮明晰了。躺在床上，柯碧舟耳畔一直响着她那悦耳清亮的嗓门儿，她穿着天蓝色的府绸衬衣、草绿色裙子的倩影，如此深刻地留在他的记忆中。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无拘无束、惊人直率的女知青。

但是，随着劳动生活一天一天地过去，柯碧舟渐渐把她忘记了。他太忙了，从六九年早春离开上海到这儿来插队落户，快一年半了，他学会的农活不多。出工劳动，干得最多的是挑粪、挑灰，其次便是薅秧、薅包谷。湖边生产队劳力本来就不缺，真要在春耕大忙时节，非得抢节气了，队长才允许他驾起牛耙田，犁田也不允许，队长怕这些大城市来的学生娃娃把田犁坏了。柯碧舟得不到家庭的接济，从离开上海的那一天起，他没向妈妈开口要过一分钱。他依靠劳动养活自己。山寨的工值低，他必须尽可能多地参加集体生产，尽可能地攒工分。除了正常的出工，他力争多出早工，采茶叶，拔秧子，喷农药。到了分配谷子、包谷、黄豆和山寨上其他集体果实时，他总是帮着会计扛秤，撮谷子，为此可以多得三个工分。

有多少天，他总是从太阳出山干到月亮落坡，一倒在床上，连帐子也顾不得放下，就睡着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自小爱不释手的长篇小说他都没时间翻，更没时间想到邂逅相遇的杜见春了。

红色、紫色、白色的喇叭花开过又谢了，金黄色的田坝被割剩了一簇簇的谷桩桩，田埂上堆起一垛又一垛干谷草，油绿阔长的包谷叶子枯焦了，一只只包谷被搬回寨上，包谷草也被砍落挑回，扔进了各家各户分散圈养的牛栏、猪圈里。

收获的秋天快忙过了。尽管接下来的那些日子，还有数不清的农活等待着去做，冬田冬土，栽种小季^①，麦土、洋芋土要犁，油菜籽的灰粪要挑，但是，对山区的社员们来说，收过了大季，总可以喘过一口气来。

一九七〇年的秋天，绵绵的细雨连着下了足有二十天，可腻人啦！要不是湖边看守小船的幺公邵大山会观云测天，预先给暗流大队各个生产队建议，连出早工、连加晚工，把谷子搭进仓，把包谷搬回集体竹楼，把结得圆鼓鼓的黄豆拔回草棚堆起，这一季庄稼硬是要受损失。

连着下过二十多天细雨以后，天陡然晴了。江南的俗话说，“十月无云赢小春”。到了贵州山区，这句话变成了“十月有个小阳春”。确实，古历的十月间，天气一放晴，秋风暖融融的，叫人感到天清气爽，格外清新。

七天一个轮转，又逢场期了。这天一大早，远近闻名的小偷肖永川招呼柯碧舟道：

“喂，赶场去吗？”在上海知青中间，他们互相讲话仍用习惯的上海话。

“赶哪里？”柯碧舟反问道。

“双流镇。”肖永川炫耀地把双手举得高高地说，“你从来没去

① 小季：指晚秋栽下、来年春天收获的农作物，如油菜籽、麦子、荞子、胡豆等。

过的地方。”

柯碧舟淡漠地说：“太远了，听说有四十里呢。”

“嗨，这你怕什么，有阿哥我呢！”肖永川洋洋自得地一拍胸脯，他穿件崭新的的确良长袖衬衣，咖啡色的包屁股长裤，裤脚露出鲜红的线裤脚管，脚上着一双雪白的网球鞋，格外醒目的是还套着一双色彩艳丽的大红尼龙袜，再加上个头高大，宽肩粗腰，在人前一站，确实有股威势。当下，他黑黑的脸皮上露出得意的神态，挺神秘地压低了嗓门说：“你晓得吧，磷矿今天有黄河牌大卡车到双流镇拉货，我同司机讲好了，只要我们走几里地到公路边候着，搭上车半个多钟头就到了，不用你操心。”

“去吧，”眉毛粗浓粗浓，长着一头褐色鬈发，被知青们取绰号叫“卷毛”的王连发慢悠悠走到柯碧舟身后，用劝说的口气道，“去玩玩散散心，我和唐惠娟也去。永川说，他和司机敲定，好搭四个人呢，你去正好。”

不待柯碧舟答话，肖永川一撇嘴，眼睛往门外一睨，用轻蔑的口吻道：

“娘皮，我偏不叫苏道诚去。仗着他是高干子弟，自以为高人一等呢！滚你妈的蛋，你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在修地球。让他留在家里和华雯雯不三不四吧！”

知道苏道诚要和华雯雯留在集体户，柯碧舟晓得也清静不了，谁知苏道诚又从哪儿请来一些三朋四友，杀鸡宰鸭，喝酒打牌，闹得个鸡犬不宁。即使他不闹，一心想当女高音歌唱家的华雯雯，也不会让你安安心心看书写字，她一会儿拉开嗓门尖声怪叫，一会儿一支接一支地唱着那些情歌，叫你不得安宁。与其这样闷在屋里待一天，不如去双流镇玩玩呢。

看他吭气儿，朴素端庄的唐惠娟也从一旁走近来说：“难得白相一次，还是去吧。你不是爱看美丽的风景嘛，听说双流镇景色秀丽得很！”